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八輯

沈雲龍 主編

太平天國佚聞

進步書局編輯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太平天國軼聞

四 之 書 叢 史 稗

太平天國軼聞提要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
大半爲有清歷史上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
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各地
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
事父老所流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
分類編纂輯成巨著一大好完全之野史也

凡例

一 洪楊之役兵延兩代垂成而敗爲有清歷史上一大事故向無專書其散見者一鱗半爪漏失殊多茲就父老之傳聞他書之紀載薈萃成編雖未敢自謂無遺而事實略具尙足以鑿 閱者

二 事實之搜采有得諸傳聞者有見諸他書者大同小異不免錯出本編特兩存之以備參考

三 本編次序首叙太平人物事迹中興諸臣次之地方之蹂躪士女之冤苦又次之其餘詩文雜錄凡可以爲事實上之佐證者亦復概加輯入

四 兩方面之是非本無定論本編記述事實不主偏袒其見貶見褒處祇就當時之輿論與採入之原書爲準非編者之畸輕畸重也

五 本編所采大半秘藏之本爲清代所禁刊者與官書所紀載異點甚多事較翔實此野史之有價值處海內大雅當不河漢斯言

六本編告成甄采之書五十餘種纂輯之功頗費時日惟見聞所及容有遺漏搜求之舉仍當繼續不已如有所獲再作補編以成洪楊一代之全史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目錄

洪秀全之歷史(附其子福瑛)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附福瑛

楊秀清之始末

洪楊齟齬疊由宣嬌

風倒東園柳之隱語

東王處魯恭敬極刑

賴漢英等計除東王

天王召北翼二王圖楊氏

傅善祥力諫東王

北翼二王滅楊氏

石達開出走

章昌輝之被殺

翼王入川後獲天王書

石達開之日記

石達開之不死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石達開就擒後之評論

蕭朝貴馮雲山之始末

韋昌輝石達開之始末

丞相何震川掌朝儀同將軍盧賢拔之文治

蒙得恩之恩寵

洪大全之風雅

其二

大頭檢點

畢三父

陳玉標

李來中

楊輔清

策士錢江

王曉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陳玉成受擒記

李秀成之被擒

某蔣軼事

楊大頭

何鏡人

賈福壽

鍾芳禮

何李之獻房中術

洪氏四王

仁發仁達售帖漁利

于王仁珩出使歐美

二王縱吳長崧通款之罪

于王阻李秀成遷都大計

于王與堵王黃文金之朋比

蕭有和殺廖四妹

蔣驢子

胡元煒

宮人楊氏

洪福創三合會於舊金山

李紹熙

開科舉

科舉命題之怪誕

某孝廉科舉途聞

考試女子

新進士朝儀

女館創設之原因

女館設團如軍制

洪宣嬌私縱紅鸞

蒙得恩爲女館新總管

女館中趙碧城之獄

女館解散

太平君臣多嬖嬖

東楊龍幸侯裕寬

侯裕寬黃啓芳陷張炳元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四

韋昌輝嬖童黃啓芳

宣嬌啓芳謀陷侯裕寬

復聞豎之制

沈良江之筆記

指配

男妾

珠帳

與國人之不義

賄寇之被給

洪秀全日記冊

上帝會

洪氏外交政策

洪楊託名妖術

酒罈之拒洋人

陸建瀛之誤國

杭垣之陷

捏造神兵

蘇州失陷時軼事三則

咸同太平年表

太平天國軼聞

卷一

洪秀全之歷史

附其子福瑛

廣西土瘠民貧。獐獠雜處。林深菁密。久爲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夷和議大定。諭知武備廢弛。官兵懦弱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拆洪字。以三八二十一爲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衆。每歲徵銀五兩。名爲香火。實則供其饕餮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爲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衆類繁多。而德元藏跡愈深。歸之者愈多。廣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全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顧體質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爲秀全演說古今成敗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一日秀全

病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怪誕。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歷稱耶穌神異。上帝命勸世人。皈依耶穌。免禍得福。動輒僵臥一室。禁人窺伺。私攜乾糧。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饑也。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衍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強取。不多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往投。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全與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沉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衆。勢益張。

其一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爲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令。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脅從愈衆。僭僞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

火焚之。其子洪福。次年亦獲于江西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攷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爲好卯。爲榮亥。爲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僞封西王。其妹壻也。朝貴之父于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臥。朝貴卽公訟。斬其父母。警衆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爲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僞東王楊秀清通。嘗共臥起。爲衆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臥何嫌。我令宣嬌與秀清臥者。爲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爲禾。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卽爲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爲耶穌。次爲洪逆。次爲楊逆。又次爲馮逆。爲韋逆。女爲宣嬌。卽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爲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

爲洪逆所殺。蕭朝貴于湖南爲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爲也。凡擄衆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爲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爲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爲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爲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聞之亦不復信也。

其二

洪秀全七歲。就村塾讀書。性嗜學。而資敏復過人。十八歲。卽以史學文學知名。以貧故。設塾於鄉。藉束脩以餬口。會父母相繼卒。除服後。應童試。赴郡考。途次見一星者。爲人決休咎。多奇中。就而問之。星者曰。子非功名中人。然貴不可言。願自愛。秀全笑。

謝之。翌日於雄鎮街遇二人偕行。贈秀全書九冊。名曰勸世靈言。試畢携之歸。初僅閱其封面。未暇及其內容。貯之笥中者經歲。是歲院試落第。明年夏。秀全獲病。夢爲人所召。醒以爲不祥。乃召諸戚友至。與之決別。奄奄一息者經旬。病愈後。語人曰。病重時。我雖不能動。不能言。然心殊了了。初夢一龍一虎一鷄入室。繼之者多人。衣美服。奏天樂。昇我登輿而去。至一地。見男女多人。衣皆古製。見我至。咸與爲禮。一媪亟前推我入河中。使浴而後進。入一殿。衆以刀破我胸。取我心而易之。惟不覺痛苦。殿中藏小冊子甚多。皆勸人爲善者。瀏覽畢。入別殿。見一老者。據上座。威嚴若神。鬚髮作黃金色。衣玄服。見我入。召之前。垂淚而言曰。世界人類。皆我所創造。食吾之食。而衣吾之衣。然於其中。欲求一眞愛我而敬我者。未之有也。願爾毋效其所爲。因賜劍印各一。以爲降魔之用。且戒其不可妄加於姊妹兄弟之間。又賜黃色菓一枚。啖之。味至甘美。我旣拜賜。懼弗克勝。力辭。老者慰我曰。好自爲之。吾當於冥冥中助汝。我乃拜而去。轉瞬間。所歷者已不可復睹。然病亦尋愈。蓋臥病已四旬餘矣。云云。秀全

於病中恒見一中年之人呼之爲兄。授秀全以正道。並降妖之法。其家人每聞秀全在房中擊刺踴躍。如臨大敵。且狂呼斬妖之聲。不絕於耳。云按洪楊之黨。每呼清兵爲妖。不知是何用意也。

其四

咸豐時。有劇盜渾名羅巢德者。極爲猖厥。後以官吏捕之嚴。乃率其黨人及家眷遁往廣西。合於大頭羊大里魚等大股。四出擾民。焚掠甚慘。鄉間乃設立保良攻匪會。卒亦無濟。凶燄愈張。而洪氏乃應運而起矣。洪名秀全。與黨人馮雲山亦保良攻匪會內人也。上命林則徐往平西粵之亂。林夙有威望。先聲奪人。盜賊聞之。散去者大半。林未到任而疾作。死於道。時兩廣總督徐廣縉庸而又貪。專以外交藉口。不肯出兵辦匪。性又乖張殘忍。殺沈米義士。監斃梁友竹。怒捉潘鏡泉。妄作威福。人人共憤。多有亡命西走者。故廣西之亂黨復盛。然亂黨雖多。并無大志。唯洪秀全少具胆略。結納英雄。中歲家日落。鬱鬱不得志。聞西人傳布耶穌教。遂於二十八年赴香港。詣

英牧師郭士笠門受業。讀上帝書。心有所得。西人令其入廣西傳道。給以工食。寓於胡以晃之村。故得列名保良會。馮雲山亦於澳門入天主教。其時已返粵西。以訓童子爲業。初年寓居黃宅。次年寓居曾宅。常以其宗教說勸人。有張秀才者。稟訐其邪言惑衆。官卽捕拿馮雲山及黃曾二人於獄。黃曾皆監斃。雲山以用賄得釋。遞解回花縣原籍。不久又復西行。爲貴縣差役。認出索賄不滿其欲。欲擒致之。鄉人咸庇馮毆差。差稟諸縣官。謂該鄉謀叛。縣官移營請剿。大兵圍村。村人危急。罔知爲計。馮洪乃糾合鄉民。與官兵相拒。遂舉旗反。上命周天爵向榮剿之。相持久。竟不能克。洪率黨蓄頭髮易服色。不准劫掠民庶。軍令嚴整。行兵又有法度。立志恢復前明。專與滿清爲敵。誓衆文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釜沈舟。觀變沈機。效漢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

其五

洪秀全原籍廣東花縣。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身癡肥。路識字。父國游。與母均早死。

秀全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生。先是廣民朱九疇倡上帝會。秀全及同邑之馮雲山踵師之後。以秀全爲教主。道光十六年。偕雲山游廣西。住桂平武宣二縣接壤之鵬化山中。傳其教。託名西洋天主教。設天父天兄名目。著書傳布。遠近爭附之。三十年六月。自桂平縣之金田村倡亂。所遇輒焚房舍。絕安土望。脅從甚衆。初踞永安州。號爲太平天國。稱天王。逼桂林。撲長沙。衆呼萬歲。咸豐三年。陷武昌。順流下長江。掠民船萬餘艘。民男婦約五十萬人。勢甚張。自黃州下至安慶城。悉爲洪所有。三年二月初十日。攻奪江寧城。蔓延十六省。得城大小六百餘。造宮室輿馬服飾。封諸官。爲王者制。嘗受制於東王楊秀清。閉令深藏。號令一秀清出。秀清乃自由。而不能籍其下。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清逼江寧城。垂克。仰藥死。埋尸宮內。洪宮婢爲湖南道州黃姓女子。指出埋處。於六月二十七日。發掘洪尸。遵其教。不用棺木。以繡龍黃緞包裹。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班白。左股右膀肉猶未脫。舉烈火焚之。

其六

太平王洪秀全頗工文辭。恆以魏武帝橫槊賦詩自況。嘗自撰一楹聯曰。先主本仁慈。恨茲汗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其府中正廳懸一聯曰。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其寢殿聯曰。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西面而救。甘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不知何人手筆。或曰寢殿聯爲忠王李秀成所擬。正殿聯乃秀全自撰也。傳聞當時外人頗有袒助秀全之意。洎此聯宣布。遂引爲深耻。致成仇敵。

附福瑱

福瑱秀全長子。妻賴氏生。初名天貴。九歲時。秀全好異。作三字名。呼爲天貴福。秀全死。羣擁立之。重造國璽。名下橫列眞王二字。人後誤名之爲洪福瑱。時年僅十六歲。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金陵破。福瑱惶急。忠王李秀成讓善馬。使乘之而逸。由安徽

之廣德。往浙江湖州。後至江西之廣昌。匿石城荒谷中。爲清游擊周家良。搜獲死之。

楊秀清之始末

秀清原籍廣東嘉應州。遷居廣西桂平縣之大黃江。世以種山燒炭爲業。秀清獨游蕩奸譎。初名嗣龍。秀全約爲兄弟。改今名。號正軍師東王。一切軍事取決焉。當攻永安時。清軍勢盛。洪窮蹙有散志。獨秀清堅忍。籠絡羣衆。燼而復熾。且詐力能鈴制其下。秀全託名天主教。造天父天兄名。秀清證其說。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屢託巫語。叱令秀全前跪受杖。使嚴憚之。秀全踞江甯。居督署。閉令深藏。羣賊莫覩其面者數年。秀清出。則陳人衛。張旗幟。鹵簿法。駕而雜以傀儡戲。室中琳瑯錦繡。煥若天宮。供頤指者。狡童艷女。以百千計。貪慾無度。損一目。臥病。以曾私洪妹。妹爲蕭朝貴妻。朝貴死。蓄於宮。具章請治疾。以善抑搔。故洪勉從之。其畏憚至此。咸豐六年七月。向榮死。舉酒相慶。秀清陰有自立意。令其下呼萬歲。其黨有不從者。密助洪召僞北王翼王歸賀。韋昌輝先至。請秀清止而觴之。酒酣。抽刃以刺。洞胸。遂割烹以享其衆。

盡誅秀清族黨。

論曰。自古權臣震主。不能以功名終。況洪楊均爲首事之梟傑。楊之心計才力。尤駕洪而上之。宜其身遭慘禍矣。然烏未盡而弓已藏。兎方逐而狗早烹。洪氏之失計。亦甚焉。名器假借於前。情勢逼處於後。遂至鑄成大錯。論者咸謂權力相敵。實其致命之原因。蓋洪氏本與楊約爲兄弟。又因神道設教之故。惟楊得與於秘密之行動。秀全稱天父天兄。楊卽利用其旨。身自爲巫。雖叱令洪氏長跪。洪氏帖然受命。以取信於衆。積威之下。不得不陽尊之以安其心。故東王之儀制位號。在諸王上。至洪氏萬歲而楊稱九千歲。其勢固足以匹敵。自都金陵。又令洪氏深居簡出。端拱無爲。而自操一切權勢。支配諸雄傑。其制度純爲演義小說上之理想。結撰實爲古來歷史所無。此固敗亡之總原因也。而其曲折演成此惡劇者。則大有異聞。在外間議論及官書紀載。猶不足盡之。

洪楊齟齬釀由宣嬌

初不。早。妾。既。無。訴。予。以。面。爲。觸。

與也。請逮韋亦弗許。楊大怒。幾致咆哮。會紅鶯輾轉至韋營中。歷訴楊之驕橫。很戾。且呈可取狀。韋因得密通洪之國宗仁發等。詳陳楊之不可復縱。洪氏爲之動容。以告天妹宣嬌。宣嬌願爲內應。於是圖楊之志始決。而爆發之機則尙有待。

風倒東園柳之隱語

清咸豐六年秋間。楊挈善祥出巡。陳儀衛。張旂幟。鹵簿擬於法駕。威儀甚盛。其前則雜以傀儡之戲。鉦鼓笙歌節之。宛如各鄉城隍神賽會狀。所過處亦許人民縱觀。但不得橫衝儀仗而過。犯者必捕入禁錮之科。以數十至數百元之罰金。有時或竟殺之。以故東王駕過。人皆相率引避。惟在廡下樓邊。遙相矚望而已。是日前導忽有人橫衝而過。騶從左右急捕之。疾如飛。猱竟由人家垣下躍登屋頂而逸。楊命幹役入其家搜捕之。無所得。盡逮一家男女入獄。將科以隱匿罪。忽覺輿中有一小紙飛入。展視之。不能盡識。卽識亦不能解其意。蓋楊雖畧識字。胸中實猶茅塞也。以示善祥。善祥詫曰。此似詩而實謠。實從何來。乃致入輿。此中有讖語。意似不佳。楊使誦之。乃

風倒東園柳。(隱楊)花飛片片紅。(隱洪)莫言橙。(隱陳玉成)李。(隱李秀成)好秋老滿林。(隱金陵)空。楊雖不甚解詞意。然聞倒字空字。深知其不祥。不覺勃然大怒。命大索三日。終不可得。因殺輿夫。及是日值役者。以洩忿。善祥諫曰。此必諸王被逐者之黨羽所爲。徒殺麾下健兒何益。且多殺疑似之人。以重部下之畏懼。使吾黨人自危。不亦中彼黨之計乎。妾聞諸王廣購劍術技擊之士。將甘心於吾黨。竊願大王計防其漸。勿悻悻示人易測也。楊性多忌諱。不喜直言。聞善祥此語。意頗不快。惟夙愛善祥。亦不加罪也。自是怏怏者累日。殺人之念爲之稍減。

東王處魯恭敬極刑

當洪楊意見漸深之際。太平軍中舊黨多半嚙洪而遠楊。其故由於迷信天命。以洪氏早有眞命帝主之說。傳播人口。不可背叛天道者半。而洪氏姁姁如村嫗。能以小惠及人。楊則威權嚴密。持峻法相箝制。人皆畏之如虎。因願托洪以求庇護者亦半也。既有此兩種蓄念。於是楊氏之勢日以孤。特畏其精悍而不敢發。楊方恃其察察

爲明。與天父附身之兩要訣。絕不以他人圖己爲意。雖有匿名書。一動其念。然不勝其自信自尊之故智。未幾而遂忘之。故其假天父作威福。揮斥諸酋。目空一切。迄未稍改。會有指揮官魯恭敬者。本北韋麾下人。洪氏遣之往韋營中。已而復私返天京。實爲傳遞秘密消息計。洪氏固知之。而不令秀清知也。魯有妾頗美。以魯常外出。爲其童某所私。魯適歸。形迹敗露。魯拔劍追童。欲殺之。童卽遁入某天侯室。天侯固楊之爪牙也。得童匿之。愛其姣好。令充龍陽之選。童曲意媚之。侯大惑失志。因問魯之舉動。童詳以告。且故爲信口開河。以證實其秘密。侯大詫曰。彼奉命從征。而可來去自由耶。童曰。彼自云奉天王密旨。雖東府無如我何也。侯笑曰。妄人竟敢蔑視九千歲。吾見其性命家室之不臘矣。卽日往報於楊。楊大喜。立賜天侯爵爲王。乃命部下軍士往搜魯宅。果得魯。且獲其爲北韋與洪氏秘密疏奏。中有刺目語。楊一一取藏之。暫不露布。而聲言魯某受命私返。視軍事如兒戲。實背天父之意旨。宜置極刑。遂不待天王發令。卽以東府手敕。令典刑官處魯某極刑。其行刑地卽東府設獄處也。

魯某呼冤求贖。不之理。竟用點天燈刑。取魯某褌衣裸體。自頂至踵繞以棉紙。浸以麻油。外復塗松脂白蠟等。宛如一枝巨燭。然後倒植地上。舉火燃之。其始尙能呼號。慘如鬼哭。及燃至脛股以上。聲息漸微。至小腹。若無聲。然時一呼呌。至心坎。而後氣絕焉。魯某既被刑。後三日。天王始知之。遣使詰問。楊答以魯背天條。臣弟已辦之矣。洪氏召而語之曰。弟辦此逆臣甚佳。但兄不及知。以後將何以統一天國主權。楊曰。天父以兄勤勞。恐致疾病。偶命臣弟辦事一次耳。何足爲異。若統一主權。自仍在兄之手。非臣弟所能奪也。洪氏無奈何。反乾笑而止。

賴漢英等計除東王

是時清軍之所謂江南大營者。忽生變動。則向忠武之病故是也。洪氏自據金陵後。卽爲向軍所扼。東駐孝陵衛。以次合圍。太平軍頗無如何。及是聞向有疾。軍餉多不繼。東楊乃命羅大綱。賴漢英出擊。三戰皆捷。大營潰。向忠武受傷頗劇。不得已。退保丹陽。未幾。以創發遽卒。太平間諜得之。報於東楊。以爲此莫大之功。皆由己出也。甚

至傲然謂洪氏曰。若聽兄計。困守孤城。安能殺此巨勇之妖魔哉。蓋彼等皆以向忠武之死。由於擊敗耳。洪氏意不能堪。然終無併吞意。以東楊狡才可用。且其功自不可滅。故特優容也。惟秦曰。綱羅大綱。賴漢英等不平。立誓相結。以扶植洪氏爲忠義。賴漢英者。天后賴氏之弟。尤與洪氏密切者也。東楊亦知彼等之異己。欲因事除之。未得間。羅賴勸洪氏爲先發制人計。而洪氏慮羅等勢力薄弱。不足以傾楊。躊躇不能決。漢英始進計曰。臣爲天國根本計。不敢不一言。東王楊氏有開國大勳。故特優以位號。至在諸侯王上。情則等於手足。不可謂不至矣。今東楊之意。乃不然。以爲吾尙有一人在上。則吾欲不可肆。吾必令肆吾欲。則吾不可不去在上之一人。於是其跋扈之迹。不臣之心。日以加積。至是時而已。勃不可遏。故擅殺大將。獨調衛軍。且大庭廣衆間。專恃兄弟之稱。絕無君臣之理。此雖天父所命。而彼之驕心浮氣。必非天父許之使然也。天王若不早圖。彼必漸除忠盡之臣。腹心之士。以自便其私圖。迨其羽翼已成。勢力漸固。雖欲制之而不可得。悔無及矣。若欲制之。非及此時不可。洪氏

曰。朕亦知之。然彼柄政久。守城軍士大半爲其舊部。僅卿等二三人謀之。豈能有濟。若其畫虎不成。多生枝節。吾輩將何以見江東父老哉。無已。朕惟有召北翼二王爲主體。而卿等助之。則庶足操勝券而有餘矣。然無故召回。東府卽先生疑。將若何。賴等進曰。此何難。今妖兵失勢。不日傾覆。吾天軍正可席捲東南。恢復漢人故土。蘇常一路。安可無重臣統兵。天王第下詔言。欲令二王來天京會議。議定卽令出發。則東府知並不留二王於京中。於彼之權利。絕無損失。彼自不橫生阻力。而陛下固得相機行事。何患不濟耶。天王大悅。計始定。

天王召北翼二王圖楊氏

東楊雖狡黠如神怪。而驕心中之視羣類中。皆無足與己爲敵者。又自恃功高。天王必不奪我爵祿。故自信不疑。仍矜詡奢僭如故。無何。偶值宮中朝賀。侍御皆呼萬歲。東楊慕之。歸而謂部下腹心曰。以吾之功業。寧遂不值呼萬歲耶。而必斬我一千。此九千歲之名不佳。吾必不復用。衆皆唯唯。旋侯謙芳等宣言。東王功業與天王埒。我

等宜加徽號。呼萬歲。東黨皆曰諾。會武昌復陷。太平軍中皆稱賀。是時朝中亦大開慶賀禮。諸王侯天將等已舞蹈於洪氏之前。復至東府申賀意。蓋故事。楊特受殊禮。僅稍亞於洪氏。如他王侯須稱臣稱跪。而楊對於洪。則僅稱弟稱立而已。凡軍中上事。天將等告於王侯。例稱稟報。惟對於天王及東王。俱稱稟奏。其餘禮節。漫然無別者。儘多。所存爲告朔餼羊者。獨萬歲及九千歲之階級而已。至是楊竟毅然破除之。是日百官入拜。儀衛森嚴。過於天宮。侍衛軍士旁列。刀戟爛然。諸王侯莫不肅然起敬。方及階。正欲齊呼九千歲。忽兩旁大聲迸發。居然作嵩呼大典。萬歲二字。至爲明瞭。於是諸王侯氣懣心動。萬歲之聲。亦不覺脫口而出。舞蹈既畢。一切儀注。亦復稍稍僭越。總之爲第二之朝廷焉。既散。諸人莫不驚異。於是屬於洪氏黨系者。爭訴於洪。一日。天王與楊計事。正色問曰。弟亦萬歲矣。將置愚兄於何地。楊冷峭作聲答曰。天兄獨不可萬萬歲耶。洪遂默然。賴漢英等大憤。勸天王立召二王。且密令二王先以奏書諂媚悅楊心。翕然稱萬歲。楊果不阻。二王至。先往東府稱賀。而後入朝。楊乃

特爲二王設宴。北韋謂翼王石氏曰。彼黨羽衆多。非預備惡戰不可。吾意須伏甲士萬人於宅後。約定信號始可行事。石氏曰。東楊果有功於太平天朝者也。特以跋扈不臣於義。不得不誅之。至於其黨。但誅一二魁桀不順命者已可。安得盡事屠戮。吾刺殺楊氏後。但搜得侯謙芳等數人了之。因宣告於衆。謂罪人斯得。其餘但忠誠歸順天王。皆一家兄弟也。則反側子心可帖然矣。北韋曰。吾向聞東黨桀悍者頗多。一旦推仆其首領。則此赳赳者心豈甘服。若姑息而羈縻之。暫時固可相安。獨不慮養癰貽患乎。且彼之眷屬養子等。苟不盡誅。吾族又烏得一日安。先生休矣。勿以慈祥賈禍。石氏猶爭執不已。北韋曰。當行事之日。我辦其內。而君主其外。何如。石氏始首肯。以爲己既制外。則赦宥部下之令。不啻出諸口矣。議既定。乃各令麾下戒備嚴密。而後赴宴。北韋給石氏而相約曰。刺殺楊後。舉紅旗則舉。白旗則止。石氏唯唯。卽以此令示部下。及入。北韋出小旗二。與石氏而自懷其二。石氏坦然受之。

傅善祥力諫東王

東楊性好恢張。其府中以奢侈爲諸王冠。凡太平諸將皆尙嬖童。處則近侍。出則騁從。鮮衣肥馬。揚揚不以爲恥也。此實彼中陋習。而無敢言者。言之亦無益。北韋之嬖童名黃啟芳者。最美麗。卽以遺逐之役爲東楊所奪。然其存者尙不下十餘人。若東楊則且至百餘人。偶一出庭。門階戶席皆此輩。日迷五色之人也。而土木之華亦與是相稱。有竇福壽者。湖北人。操審曲面勢術。而有巧思。東楊因使造邸第。曲廊洞房。窮極綿麗。有所謂洞天春者。以玲瓏山石積成。中間嵌空散虧。僅見天日。錦堆繡窟。曲折數十處。較之迷樓。有過無不及也。宣楊時時與東楊遊戲其中。幾忘昏日。其他若紫霞塢。卽傅善祥所居。花木環互。魚鳥駢羅。而多寶樓尤爲瑰瑋。所貯珠玉寶器。價不可以數計。陳設縱橫。五光十色。天王宮迥不及也。諸將出身獷武。不知寶貴古器。所至輒殘破。惟善祥好古玉及鐘鼎彝器。東楊欲悅其意。始令部將稍搜集焉。然所得大都爲珠玉等。無骨董家賞鑒之價值。蓋武人之性使然。不可強也。而風雅之盛名。已推善祥爲最。東黨皆號之爲女學士矣。至飲食服御之奢侈。何至萬錢下箸。

淫籌滿榻而已。每一宴會。一祝誕。蠟炬之淚。積數石。遺釵墜珥。僕役拾之。往往歸而致富。府中人視之。蔑如也。是日。東楊意欲示富於二王。乃命闕府中正殿。典祿官黃某者。主烹魚之事。固楊州名庖也。瓊筵既設。水陸畢陳。賓主方酣飲。而滅門之禍伏矣。先是侯謙芳等。頗聞二王將以衆來。密告東楊。令爲之備。東楊鼻然曰。吾有天父庇佑。彼無敢奈何。遂不復注意。善祥見宣嬌類相過從。言甘而態媚。殊異乎平日。又聞二王率兵入城。覺其不倫。乃諷東楊曰。王亦聞二王之所自來乎。楊曰。中朝召之。滅東南角上妖魔耳。善祥曰。妾以爲尙有別情。不然。胡爲盡楊部下入城也。且昔年北韋來京。天王且盡止其兵於城外。今則不然。何耶。王不可不防其變。楊疑善祥挾軍事自重。且性不欲人之窺己。性乃侈然以爲彼幼弟耳。何敢爾。吾卯翼彼。反敢圖我耶。子無過慮。吾自能使之速離此間耳。善祥遂無語。

北翼二王滅楊氏

三王叙舊。劍履盈庭。酒數巡。忽兩家皆奔避。東楊呼衛士聲震於外。北韋持刃插東

楊胸貫刃出於背翼石揮其下格衛士則北翼二家之孿童皆死士所僞飾者也。衛兵不能敵。北韋見東楊已斃。出懷中旂疾揮之。庭外軍士出哨聲伏甲盡起。先殺殿外及門階之士卒。而分其半隊入內捕家屬。石氏急掣懷中白旗欲止之。指揮數四。從者皆叫殺若無覩。一若故爲抗命者。石氏大驚疑其下盡變。已爲北韋所奪。忽忽欲遁。出一從僕固止之。石氏問部下已不復聽命。將奈何。從僕力辯其無。石氏告以故。從僕恍然曰。王固手紅旂也。石氏觀之。果然大駭曰。吾掣此時明爲白旗。安得臨時變色。得毋怪乎。又一從僕曰。否否。王掣旂時。僅白布一方遺地上耳。旂則依然紅色也。石氏思之。憬然曰。然則吾爲北府所給矣。蓋旂固外捲白而內實紅。一飄灑間。白色已去無蹤影也。今軍士泛殺未已。已無術止之。計惟有亟返府中取白旂耳。從僕乃扶石氏上馬疾馳去。反石氏使者至。則惡戰方酣。勢已不可收拾。東府火起。烟燄障天。喊殺聲殷動天地。白旗絕無効力矣。是日直戰。至於夜半方息。東楊黨死者至二三萬人。其無辜之官民。死於亂兵者。猶不可數計。善祥等皆在灰燼中。或曰。善

鮮固諫東楊不聽。潛易尼裝遁出。不知所往。宣嬌所發之屍。實爲東府之婢所欺耳。

石達開出走

是役也。死者約五萬人。火三日不熄。天王下詔數東楊之惡。而嘉北韋之功。北韋氣張甚。請天王大封將士。隱然有代楊執政意。越日。大饗將士。且請石氏爲已副。天王出宮頒賞焉。石氏欲不往。其黨皆勸之曰。毋令韋氏生疑。旣而酒酣。韋氏起爲壽。先以杯羹獻天王。次及石氏。石氏問何羹。韋對曰。此羊羹也。畜養數十年。肥甚矣。其味何如。又徧饗軍士。石氏已覺之。蓋東楊之肉也。心惡其殘忍。起而言曰。吾儕以救世起義。八載於茲。天下未寧。大功未定。方期兄弟同心。討滅妖逆。不幸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爲快乎。願吾兄弟謹慎。自持同心赴義。勿恃此同室之戈爲功業也。韋氏不待詞畢。大聲呼斥。且曰。子有異志乎。石氏方欲再辯。天王命和解之。韋氏始悻悻而止。酒罷。石氏馳歸。告其親屬曰。吾不可留矣。子善視吾家室可也。星夜出城西去。韋使召石氏計事。則去甫逾時。韋氏